

爱，是可以忘记的

——古叶中短篇小说选



林人民出版社

AI SHI KEYI WANGJI DE

爱，是可以忘记的

古叶中短篇小说选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爱，是可以忘记的

古叶 著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长春市第九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3.5印张310 000字
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4,700册

I S B N 7—206—00473—3
G · 41 定 价： 5.10元

内 容 介 绍

当您翻开这部中短篇小说集时,您将会看到:《桃花运姗姗来迟》、《嫂子》、《有奖婚礼》、《凤恋梧桐》、《少女的优势》、《雪衾》、《东野文兰》、《妒火送她进牢门》、《一个死囚妻子的悔恨》、《情外情》、《忧喜情》、《爱,是可以忘记的》、《襁褓记》、《林小虎拒婚》、《纯洁的诱惑》等篇目,洋洋30余万字,全部以青年生活、事业、理想、爱情、婚姻、经历为题材,五彩缤纷,琳琅满目。

作者出生在长白山,在林海度过苦难的童年。他的青春与共和国同龄,他的人生之路与共和国一样坎坷,在他最危难的时候,是巍巍白山、涛涛林海给了他生命之光。因而,他的创作明显地带有自传韵味,字字行行浸透了大山情。不少青年想当作家,从古叶的作品中,可以窥见一个业余作家成功之路。

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大庆之际,仅以此书献给共和国的同龄人和他们的孩子们!

序

端 砚

他，在永吉县文学社团“原野文学社”第四次笔会上讲着话：“不觉间，我在这条弯弯的文学路上，跋涉了三十多个年头了。今天，我终于把当年那个美丽的梦变成了现实，成了一名编辑、主编，又终于有了一些自己的创作。看来，我真是一只慢雀。”文学，需要天资，更需要勤奋，然而，这还不能造就一个人。他的文学活动，起步于1956年。那年夏天，他作为中专学生代表随长春市大学生长白山旅游探险队，第一次踏进长白山原始森林。

夜。他在整理他的采风笔记。

劳累紧张了一天的同学们，已经香甜地入睡了。他却辗转反侧，兴奋得难眠，激动得难睡啊！思绪象一匹脱缰的烈马，奔跑在这几年的生活旅途上。一下，它跑在家乡的山道；一下，它又走在校园的小路……祖国工业化的热潮宛如大海的波浪，从遥远的地方涌来，又在海边消失。是呵，是工业化的魔力鼓动着，是家乡的锦山秀水陶冶着他……

手电筒亮了，他开始重写攀登天池颠峰那首诗，从第一个字起，一字一嚼地写下去，越嚼越有劲，越嚼越有味——不觉间，二十二行已划上了句号。

1956年8月的《吉林日报》上，发表了诗歌《我们是青年钢铁汉》。他的处女作，就这样问世了——这是他第一次正式

向报社投稿，也是第一次在报刊上刊稿，这一年他十八岁了。

“叭”一滴热泪，落到了报纸上。呵，多少年的追求，终于架起了成功的桥梁。他把那首印成铅字的诗歌反反复复地吟咏了多少遍啊！那种欣喜是巨大而天真的。那一天，他真希望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看到那张报纸！

两年后，他中专毕业了，命运的安排，他竟成为一名宣传干部。动荡的年代过去了，开始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艰苦岁月，他白天做党的宣传工作，晚上进行业余学习，学的是长春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的“长春市工人业余文艺学院”小说创作班的课程。在王博、王汪、丁仁堂、栾昌大等作家、老师们的辅导下，使他得以初步掌握了文艺基本理论，写作基础知识和小说创作技巧。

成功没有秘诀，没有捷径。他只能多读多写，多思考。

拼命读书。凡是能弄到手的中外文学作品，都拿来读。自以为精彩的，便背诵，便咏叹。

什么都写。诗歌，小说，散文，新闻报道，读书笔记……他有日记，记下生活中的点滴发现，写下自己有所感，有所悟的心跳。这点点滴滴，日积月累的练习，使他捕捉生活的能力，感受生活的力度，描绘生活的笔触，得到了巨大的锻炼与提高。滞涩的文字渐渐流畅了，语言少了矫饰而变得自然动情了。

不觉间，又一年多过去了。这时期，他的业余创作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。先后发表了《鸿雁飞向农村》、《老英雄和他的新徒弟》等短篇小说，《七月的桃李》、《劳动迎新记》等多篇散文。

时代进入了1962年，党和人民终于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。他也工作满三年，有条件升学了。于是，二十五岁的他又踏

着儿时的梦，考入了吉林大学哲学系。

1968年秋天，他走完了从孩子到父亲的这段人生旅程，由爸爸的孩子，升为孩子的爸爸了。而作为一个“臭老九”，他被分配到长白山林区接受再教育。先伐木，后又当中学体育教员。

臭老九，黑尖子，中专学的汽车制造技术没处用，大学学的哲学不让用，夫妻两地生活，不能调……命运残酷地捉弄着他，把一切撕裂给他看。但是，他可以忍受生活的万般艰辛，可以忍受心灵上不堪的屈辱，可以轻蔑朋友的背弃，可以淡然恋人的离异，但是，唯独不能没有文学。

于是，他又试着拿起了笔，但那时文艺的春天还没有到来，他在省报找到了知音，在曾昭远的热情扶植下，1973年发表了写新型师徒关系的《出师记》。

历史从来不是以个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。不久，为了回城，他当上了理论教员；八年后，才到吉林人民出版社少年儿童编辑室当上了编辑。此时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。又三年，他被任命为吉林人民出版社农村读物编辑室主任、《新村》月刊主编，至今，又四年了。

这期间，他尽职于编辑业务，致力于出版事业，与李政、苏赫巴鲁、宋平、王士美、曹保明、许金焰、邵晨等中青年作家交上了朋友，甘为他们做嫁衣裳。同时，自己仍在不停顿地笔耕。他的文学创作分为两大块，一块是成人文学；一块是儿童文学。变幻匆匆的文坛上有了他的身影和脚印。

在成人文学方面，他成绩可观。

短篇小说《嫂子》1974年发表后，受到好评。短篇小说《有奖婚礼》被电台录成广播剧，已成为保留节目。小说《凤恋梧桐》，也被吉林台录成配乐小说播放。中篇小说《破雾

记》在省报上连载。精短小说《录取谁》获《文艺时报》首届精短小说创作奖。《爱，是可以忘记的》，《梭阔台夜哨》、《暖人的毛线衣》、《醉梦亭》……加起来已经发表近三十万字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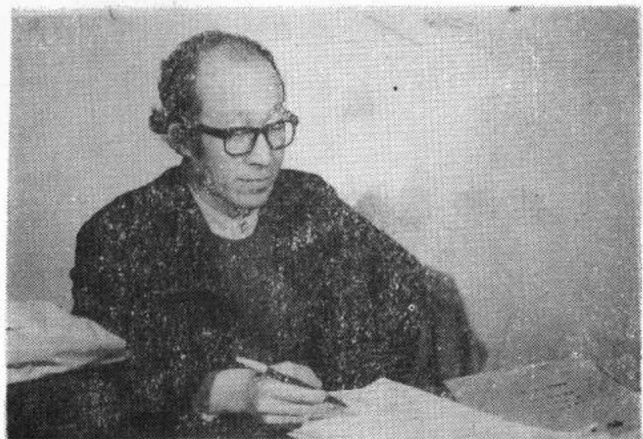
在儿童文学方面，他成绩同样可观。

短篇小说《兰兰的梦》1981年在辽宁《文学少年》上发表，1985年获辽宁省新时期文学创作二等奖。故事《猎枪和苍蝇拍》收入湖北《幼儿故事丛书》。短篇小说《鱼和蛋》在上海《少年报》上发表。1987年荣获吉林省第二届儿童文学创作奖。《演狼外婆的A角》、《鸡鸣鹰嘴山》、《雪鹅》……加起来也有十几万字了。

他的作品正在不间断地在报刊上出现，他的作品是沉甸甸的。

但他还不满足，他喜欢把自己比作一只慢雀，他说：“四十九年的人生旅程告诉我，命运就在自己手中，不是命运安排你，而是你要安排命运！人生的幸和不幸，将永远和你结伴而行。假如我在大学就不辍笔，假如我在林区少一点徘徊，假如不这样匆匆调动，假如后来肩上的担子不似这般沉重，……假如早一点找到自己，认清自己，……”这是多么令人玩味的思索啊！

我愿意理解你，我想，你那比同龄人丰富的经历，正是你的宝贵财富；我能理解你，愿更多的文学青年理解你，并找到自我，超越自我，早一点奋进，再早一点……既然是慢雀，那就先飞吧！



古叶，原名王炳顺。1938年生于吉林省集安县。196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。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会员。现任吉林人民出版社农村读物编辑室主任、《新村》杂志主编，职称：副编审。

献 给

共和国的同龄人

和他们的孩子们

目 录

序.....	端视 (1)
桃花运姗姗来迟.....	(1)
襁褓记.....	(46)
争妍黄花.....	(67)
雪衾.....	(84)
晨雾正在消散.....	(107)
“2000”的联想.....	(124)
败家子儿.....	(125)
自家人不认自家人.....	(126)
五根黄瓜.....	(127)
半斤八两.....	(129)
外出归来.....	(131)
火炭儿.....	(133)
绿灯红灯.....	(136)
忧喜情.....	(139)
教广播操的姑娘.....	(141)
金钥匙.....	(144)
“一号”问题.....	(148)
妒火送她进牢门.....	(151)
情外情.....	(155)
少女的优势.....	(159)
清明时节.....	(164)

一个死囚妻子的悔恨·····	(171)
新辙·····	(177)
东野文兰·····	(184)
嫂子·····	(194)
蔷薇水晶·····	(202)
虱谜·····	(211)
东郊有个小白帽·····	(223)
重开的家宴·····	(234)
後阁台夜哨·····	(253)
曲柳花·····	(266)
爱，是可以忘记的·····	(280)
有奖婚礼·····	(295)
风恋梧桐·····	(302)
纯洁的诱惑·····	(314)
朦胧的，甜蜜的·····	(324)
严酷的晚恋·····	(334)
麦海里·····	(341)
醉梦亭·····	(358)
兰兰的梦·····	(372)
生生的登校日·····	(378)
鱼和蛋·····	(382)
雪鹅·····	(386)
鸡鸣鹰嘴山·····	(389)
演狼外婆的A角·····	(394)
矮一截的小课桌·····	(399)
姐姐，你听我唱·····	(405)

过生日.....	(408)
三巴掌.....	(411)
金河问师.....	(414)
林小虎拒婚.....	(417)

桃花运姗姗来迟

鹅毛大雪飘飘悠悠整整下了一天，把个小小的枫叶镇捂了个溜溜严。

掌灯时分，雪停了。顶雪进山的林业工人，打柴、烧炭、遛遛趟子的农民、猎户们纷纷出了山。有家的奔家，而单身汉们照例来到十字街口、美人松下的“参花小吃部”喝酒、唠嗑、歇乏、驱寒。宽敞整洁的店铺里，霎时显得拥挤了。地中央的王八炉子烧得通红，炉板上煨着的砂锅、老汤，滋滋啦啦直冒热气，肉香满屋，馋得人们直流口水。

“王大勺，来一个砂锅豆腐，二两白酒！”

“我说王大勺，鹿肉有吗？来二斤酱鹿肉，一瓶二锅头！”

“王大勺，给我们哥几个支上一个狍子肉火锅，喝啤酒！”

小老板王大勺乐呵呵的答应着，颠儿颠儿的跑里跑外，从他老妈那儿端来切好的肉，从他老爹那捧来生好火的铜火锅，从他兄弟那儿拿来白酒、啤酒，忙得团团转，汗水顺脸淌。

吃鹿肉、喝二锅头的林场运材司机陈洪山撕扯着一块鹿骨头，比比划划地说：“我说王大勺，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你这生意越做越红火，光你们一家人忙活也实在忙不过来。现在时兴招聘，你不好招聘两个女服务员来解放解放你，我们喝起酒来也来情绪嘛！”

王大勺苦笑着说：“咳，这里活累，又给不起大价钱，雇人不易呀！”

吃砂锅豆腐的魏彬，是镇小学的体育教师，接茬说：“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找个对象，成个家不也多一个帮手吗？”

“你瞧我这模样，”王大勺自惭形秽地说，“有点模样的女人就没个看上我的，想跟我的，大概也就没个人样儿了，我还不干，再加上咱穷，嘿嘿，难哪！”

四个吃鹿肉火锅的小青年，是镇上承包烧炭的。其中那个戴眼镜的小吴，从兜里掏出一本杂志哗啦啦地说道：“喂，我说王大勺，找大姑娘不好找，找个小寡妇吧，降了等的女人，是不会挑你长相的。”

“小兄弟，说起来挺中听，可上哪找这么相应的小寡妇呢？”王大勺故意这么往外引话。

小吴“啪”的一声，把手中的那本杂志扔给王大勺：“你看看这上头，就登了一个丈夫刚刚被枪毙的贼漂亮的小寡妇。拉啦啦咯，兴许就能成呢！”

王大勺接过杂志，掖在腰带上，继续忙活侍候客人喝酒吃饭。直忙到快小半夜，客人才算散尽。王大勺一家又收拾了好一阵，这才各自安歇。

雪后的深山老林，夜格外静谧。枫叶镇家家入寝灯灭，月光下，只见各家烟囱里的余烟缕缕升腾，也是无声无息。

小老板王大勺劳累了一天，弄得精疲力竭，腰酸背麻，明天还得起早到白家豆腐坊取豆浆，到鹿场去取鹿肉，到林场花窖去取暖棚鲜菜……咳，活多着呢。他打盆热水烫了烫脚，在小炕上铺好被，就拱进被窝里。可是，都快十一点半了，还是一点睡意也没有。人哪，一累过劲了就失眠。想想自己的活，也真够招架的了。爹娘岁数大了，弟弟身板比自己还差，四个

人支撑着这么个“小吃部”，堂前灶后，采买加工，迎迓洗涮，王大勺都得唱主角。本想能积攒点资金，把小吃部扩大成个炒菜部，自己会一手拿手山东炒菜手艺，加上菜码儿大，用料足，早有“王大勺”之美名，挣大钱是毫无闪失的。可实际干起来，这人手真是太少了。雇人不易合得来，找媳妇也真难，自己从小受了水气，个头没长高，重活干不了，与般对般的青年人比，可是太逊色了。再说了，找个帮手那还好办，要找个贴心的贤内助，就得人品好。这些年，也有不少好心人给穿线搭桥，都没有缘，就是现在，也还没有动婚的迹象。咳，难哪，单身汉，这要是没了老娘，更难……

王大勺猛然想起来方才烧炭的小吴说的那贼漂亮的小寡妇的事，就找出小吴给他的那本杂志来，把灯泡线拉到炕前，哗哗翻杂志，在第31页上，找到那篇文章：《一个死囚妻子的悔恨》。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幅精美的插图，画的是一个俊俏的姑娘，羞答答地在跟一个小伙子谈话。王大勺凭这几年自己致富的感受，对报纸杂志上登的东西是十分的信任。这图上画的姑娘，想必是后来做了寡妇的女人，杂志社一定是按照本人的真面貌画的了。不赖，真不赖，无怪小吴说她是个贼漂亮的小寡妇，和天池里的仙女不差半分。你看那模样，圆圆的脸盘儿乌黑的短发，双眼汪满了笑，一笑那小嘴还往旁边咧，咧出两个深深的酒窝；再看那身段，柳肩蜂腰，匀匀称称，尤其那两个鼓鼓的大奶子，暄乎乎的乱颤……王大勺看着看着，竟滋的一声，和那画中人亲了一个嘴。亲罢，这才兴致勃勃地读起文章来。原来，这姑娘被人坑得好苦哇！她是个蔬菜专业户的女儿，不安心种菜，老想进城当工人。有一次进城卖菜误了车，认识了一个小伙子。从此，这小伙子就百般献殷勤，骗取了姑娘的爱情。姑娘不幸失了身，抱着进城当工人的幻想和小

伙子结了婚。婚后，才发现这小伙子原来是个惯盗、流氓、强奸犯。在公安局逮捕他之前，他杀妻灭口，幸亏公安人员及时赶到，姑娘才得救，但是流产大流血，险些送命。后来，丈夫被判了死刑，她也就成了一个年轻的寡妇，被老爹重新接回家里去……

看完这篇文章，王大勺也就哭成了个泪人。他从小就因为瘦弱，常受人欺负，使他对弱者充满了同情心。对这个姑娘的遭遇，王大勺感到就象是自己的妹妹遭到的不幸，对这个姑娘的命运产生了怜惜和担忧。王大勺真的动了感情。也许小吴说得对，拉咯拉咯兴许就成呢。我倒不感到她是降等处理品，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被流氓引诱遭到如此不幸，她有什么可指责的？

王大勺越思越激动，越想越有希望，恨不能立刻去找到姑娘谈谈，安慰安慰。无奈杂志上没有具体写上姑娘的准确地址。王大勺灵机一动，对，给杂志的主编去封信，探探虚实。

于是，翻身下炕，披上棉袄，找来纸笔，趴在桌上写起信来：

亲爱的主编同志：

今去信不为别事，贵刊1986年第10期第31页《一个死囚妻子的悔恨》一文，我读了以后很受教益，并对季桃花的精神打击和不幸遭遇，已由同情感上升到思念之情——

“爱情”上面来了。我真想娶她，却又不知道她的地址和真名。我是个早已失去双亲的男儿，现独身一人生活，无任何负担。过去因为工作地位优越，年纪又轻，因而，所有追求我的姑娘都被我拒绝了，以致我现今32岁还没找到对象。

如今，八十年代的姑娘可不同以前了，都抢高个儿的